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言歸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恸。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止。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聞忽闕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賊。月之。局下。知。即。滄客。言。然。莫。辭。所。之。日。西。門。人。二。判。一。

佳也。滄客泣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曰：「笑曰：『此僕未艾，余初為兒，弟也。』」
感幸而過，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以不悟，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
所長，陽宅風鑑，頭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
請者，諸昏，滄客送其教，便于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指示，至倪
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
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岳聲，海石揪其髮，及撫腦后，見白髮數
莖，欲拔之，女縮頭，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心尚未死耶？」就項后
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如狸，眾大駭，海石擬納袖中，顧于婦曰：「媳受毒
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不肯袒，示劉子，劉強之，見背上有毛，長而

指許母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
以此可引歸死耳滄客以及婢僕立刺之曰僕適不來上門無噍類矣明此
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若何能祛異如此
無乃仙乎笑曰特泛師習心奴耳何遠云仙問其師合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
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尾末有大毛
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道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嘆其大皆曰無之啓園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
一承開海石笑遂伏不敢動提耳提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換板
而不轉側哀鳴不聽板海石曰汝造孽既多反一毛猶不肯即執而後之隨

手復化為狸袖欲出諸客皆不覺其為一鬼也後會以此集其定我師立解
弘常使我等遊世上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后細思其另始悟曰
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山石字蓋呂仙釋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外有大洞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寇數
十名刑於洞上鬼聚為祟徧逼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甲止道因厄忽聞羣鬼
惶惶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墨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始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宜返固陋之
心爭相懺悔庶幾洗禳褻之血悅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

而室。披髮成羣。踰躅以前。搏薜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
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而大中。凡祖任爾。前後各
互潛踪。四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踐御土。
如臨前愆。必貽后悔。自此鬼患遂絕。洞亦守乾。

泥鬼

余御唐太史儼。武數歲時。有表親其相携。戲于中太史童年。歸落担。即最
豪。見廡中泥鬼。睜瑤瑤。恨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
其暴病不語。時移。忽起。厲聲曰。何故。掘我時。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
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不知。威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

託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歸仍安見柩中

吳史氏曰燈堂索靖土偶何其靈也願太史挾情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空性解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興先妣祖玉田公文最善一夜夢公坐其家燈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空谷中見石壁有裂碑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碑遂迴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笑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公門則提幡挂哭嗚呼万人於反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行巨卿而行豈安哉

犬燈

韓光祿大子之僕，夜宿厦門，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為犬，悅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遂卧於所。俄女子自后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書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入院，醒則身卧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嘗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其罪，展轉无策，忍憶女子，小紅衫，密着其體，未肯暫悅，必其要害，執此可以効之。僕分女至，問主人，相屬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此為？及寢，陰搦其

衫女急喘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途見女子坐道旁室前則舉
袖障面僕下駢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悉
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子已盡今款小酌請
入為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
已列南坐羣婢行矣日將暮僕有事欲復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曰隴
耳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多貌奇古耳綴双環被黃布身髮鬚如白
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詩葉林和尚靈輿不甚禮

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歎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
否其一輟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
有小龕僧擲塔其中其龕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燿一室
少則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
有笑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四十許一可
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
顧少聞垂髫者出一紅巾藏袖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

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無業封非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
婢擁玉鬢兒來俾與劉正月生曰一對好鳳侶今夜翻花燭勉事劉即共
去笑劉諦視光艷無俦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
官之女盪於狐奄忽以死寔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
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
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媪各調賞賚甚豐但劉奇展眉容煩
多共三十餘筵酒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三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遂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慙三十席亦不難辦劉
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

吳者置樣其上轉視則有姐已滿托去後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
後行吳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嗟嗟何以辦脫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枚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也金骨價
其家湯餅劉使人將且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吳使至疑始解一日
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覓可供數日飲
劉視之果得酒其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途途一僕曰聞
狐天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而劉曰家中人將
空可恨信奴無礼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坐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
劉笑曰勿謂孫時空當自疑衆疑其獲罪小若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

由得無所告訖漫恣行而哀之嗟中語曰爾謂天人則亦已耳何謂孤也僕
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表何待漫無禮已而曰汝忽笑言已僕病若夫僕
非欲出忽自嗟席中擲一裘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剛家
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反天藏酒一甕禱其時即取酒反也羣悼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僧小像時張道一為從學使問其異以桑祿記詣劉欲
乞一而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携而去婦懸座石朝夕祝之云以卿嚴留何
之不可乃托身於髮髻之老下官殊不知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
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
惧反奪劉詩之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母痛否使不能

欺以實告無何婿元生來請親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
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者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
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窻窺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
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眇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笑言已大笑烈烈如轟轟
元聞之惶惶皆軟程然若畏魂魄既出生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
霹靂竟不覺身為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
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惜使小戲耶女聞之曰我國知其然惠來
底適慙尚結伴空汗渠其城為河伯台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
能解無慶之求且我從能厚觀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

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則家
口曰屏卷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若當求佳處去庶免
於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剛道里遼遠聞者吊之而女獨賀無
何妾瑤叛沈州沒為賊宮屈劉仲子曰山東來適道其妾遂被害城陷官
僚皆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里悞貧至瓊儂
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官君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
度劉大喜則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付謀得悅
婦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晉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楮長二寸許
厚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會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云心
事之夏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墮倒場屋執輒北無何
夏遊宦華家貧不能茲樂銳身自任之遣襁褓子及未三人樂以時物歸其
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賤樂其恒庶無多又
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
適及時戚終歲恐先狗馬以溝壑負此生笑不如早自圖也于是去襁而實
操業半年家貲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頽而長筋骨怪起傍
徨座側色黧澹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